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前集 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埴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錄監生臣王　錦

容春堂前集卷十五

明 邵寶 撰

表傳七首

明故文林郎陽山縣知縣殷君墓表

君初赴陽山道出江西會予於按察分司三日而別予舉仲尼忠信篤敬之訓為君誦之君志素定聞予言益自信不疑君平生有天下之慮每論治必曰嚴明其諸區畫無巨細一於整肅見寬弛之俗痛叱之不容口君

自十二入邑庠受經于其姑之夫都御史冰壑盛公退與其外兄江西布政使中齋秦公訂質疑義學日有進然累困場屋至四十二始膺貢卒業大學其為文雖時體必參古法曰不如是不能過人評品精覈不隨人高下此皆予所知及是為政往往相類獨其識大進無苛察之弊與昔頓異陽山隸廣之連州古所謂天下窮處君能不鄙夷其民始至即為講律令俾知趨避又大書為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者倣蘇清河故事

反覆開諭皆感泣去凡死囚必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成獄獄中置一響板約曰寃未達者擊之有所名集書片紙于門皆如期至數月間恩信旁達遠近胥嚮而君以勞感瘴竟不起君病時吏民禱無虛日又走百里求醫連州及其没也市巷哭達于野君處事接物行以理遂止以理屈是非可否無少隱假與君游者始若難合終則浹洽至數十年弗替君諱貴字南金別號惺齋世為無錫人永樂間有以進士累官至雲南布政

使諱序者君之伯祖也君父縉母某氏君其仲子配莫氏先卒繼鮑氏有子二人曰聘臣莫出其別出曰夢臣女若干孫男女若干所著有惺齋集藏于家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一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地從先兆也君之喪過杭予哭之慟聘臣等以墓表請遂為之其行之詳在其內弟莫如山誌銘者可互見也予嘗觀君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

如李若谷落落儕輩中謂之迂者什人而九葢至於陽山而後信焉士之於世修之已難乎之人尤難固如是哉後之欲知君者請徵於是是為表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華君墓表

君諱山字仁甫别號静菴華其氏也華自春秋來代有顯人至晉以孝稱者曰寶錫諸華宗之入國朝以進士起家者若干人實自君始君年二十一舉于鄉三試禮部登成化乙未高第釋褐知許州以父喪去服除遷南

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再遷職方郎中以繼母喪去服除改刑部擢湖廣右叅議奉勑提督太和山諸宫觀兼撫民分守居二年乃自請致仕以歸是為正德丁卯又五年壬申以疾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三人伯顒季賁皆庠生其仲觀義官女一人歸庠生錢萃孫男女六人父季芳甫贈奉直大夫南京兵部員外郎母夏氏贈宜人繼母婁氏封太宜人室王氏贈宜人繼室施氏封宜人君子謂君以榮始終其葬也既有銘者其子顒等復立石

墓前因其舅施君克和持莫君如山狀請予表之鄉士大夫類知君忠朴謙厚然君固亦有激發抗直者初君在許有王僉事塤之子某者司馬馬公壻也犯法當死董僉事齡欲曲全之君入分司庭辯至免冠顙天頓首不已董媿謝卒抵于法鈞鄰于許徽藩國焉許有奸民兩以地往獻凡若干頃君執不予董長史彛見許濠有荷華之觀肆言欲請之君曰是不可以言爭即日令決其水荷乃不華民免於擾臨穎民史經左誘其尹措盜

誣人尹故為執政者友監司庇焉因減史罪君請附誣告致死人律上下稱允其在兵部先為武選後武選缺官君以職方郎中攝其事稽世閥人遷代紀襲惟覈惟法不少徇其在刑部能以安静息請託在湖廣尤著介特襄陽民馮成以罪減死當戍邊久訟避遣君立遣之蔓逮者始獲安業道士有怙勢冒領度牒踰禮部數者君置之法鄖陽飢廪無以賑君為發襄陽粟或以擅告不聽房山為流民藪新作縣治而未城君曰非備也亟請

城之其他事類是者尚多若愷弟近民者則固君所長弗論也君文學雅醇舉以易經而旁熟蔡氏書傳許政暇時為諸生講説無倦季芳甫夙以慈稱母初生君其父夏翁素知星術謂此子後當貴稍長學于魏茂之氏有勤敏稱其族之望曰時濟者於君為伯父行遂攜以歸與其子珵珏同師講授後珵以貢官光禄署丞珏以進士累官南京吏部郎中而君為先登楊于里門鄉人為時濟翁侈談之季芳沒于許須材弗得民吳茂者年

七十餘矣有蜀材將為身圖乃以歸君季芳於是乎殮論者謂可以觀君惠焉君之請致仕也或曰有進階例少事竈媚可得之君曰此固以待恬退者茲欲附焉而乃用媚乎故歸以舊官其善退如此烏乎今之君子以成進士為榮君出而守郡入而分曹再出佐藩皆可以行志之地故不惟鄉人榮之而邦家咸榮之至於未老而請優游以終又古今之所謂榮者雖然榮而苟得之君子不貴也若君者庶幾無媿於榮焉爾矣吾故知君

特為書其大者俾刻于石有過君墓而欲知其人者請於斯觀之

李天瑞傳

天瑞諱文祥姓李氏天瑞字也世為湖廣麻城人祖某正統壬戌進士累官山西布政使父某成化己丑進士歷陜西叅政叅政公配趙氏生天瑞五六歲即露頭角及就傅授以書多誦强記應口屬對輒能驚人十三能文十五學春秋書其簡曰學不到聖賢終為人下二十

中鄉試高第卒業南雍愈力於學登丁未進士以風義自持一時名士多與友善見沉浮世事者輒叱詈之上即阼上新政疏要在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疏入數日召詰左順門中人傳詰疏中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天瑞從容對命既而得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至謁上官有欲門見之者天瑞卻立不進曰庭叅有禮此非其所上官改容禮之巡撫欲調守城卒從巡而民壯代守天瑞悉放民壯卒不果出凡居數

月民吏畏服或言天瑞不宜外補上意解時三原王公再起掌銓因奏召還闗中父老擁道號泣監司有所餽者悉謝不受人以孟子宋薛兼金為言天瑞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寧過中不敢假以自欺也既至授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下詔獄乃有媒蘖天瑞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狀下法司擬罪主者承望比附加重天瑞曰天下後世公義固在復何恨哉誣伏不辭中外寃之既而有欲指媒蘖者以訟其人懼乃

密解從輕降興隆衛經歷興隆處苗夷間為雲貴要衝途有給遞疆有竊攘上慢下抗名分蕩然天瑞立法均差復招致寨長申斷塲禁雖異種部落亦凜然知畏相戒無犯提學吳副使檄兼學事天瑞首新文廟簿正祭品置田以供博選俊秀分齋肄業親為講説鄰境士聞風來遊者若干人俗尚邪術病必禱鬼喪必奉佛天瑞集僧巫火其書器遣就常業或以歲旱請召方士天瑞曰毋吾自禱之卜日齋戒將有事於群望是夜雨厥明

徒跣走龍洞大雨及還乃止都御史鄧公廷瓚奉命征
苗咨訪兵畧大竒其才以憲職薦天瑞曰昔以言出令
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費表京師因圖告歸疏
兩上不許即日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城曲河冰
陷隕焉有司出諸冰中殯之弟文禎奔赴以其喪歸葬
于蔡家園之原天瑞少有大志讀書積學晝夜不息其
在家敦行孝友施及宗姻至於義所未安輒侃侃正論
辭受取予一審於義好分别是非寡合少容人頗稱傲

亦不之恤及更事久深自抑損每以浮名為慮凡有議論原古證今具有條緒於文亦然詩尚精婉所著有檢齋稿若干卷生男一曰京元夭死女二年三十論曰古有磊落奇偉之士天瑞殆其人哉方天瑞弱冠時精神氣槩殆將傲睨一世及遲回顛頓曾不少變而持之益堅其執禮似簡盡職似矯守法似刻非君子鮮能知之若夫斂華就實每恐規模太廣而才力弗逮不以自沮而必求往進感寧之振奮興隆之綜理亦可觀矣允是

心也何所不至而遽至於是豈非天哉先是天瑞雪中過予於許留三日而别論講經史旁及時事以至詞章翰墨無不品評自謂慕古用心極苦恐不能壽已而果然豈非天哉烏乎天之於才生之固難而卒自戕之果何為哉果何為哉

史直菴傳

直菴諱塤字元諧以子貴累封奉議大夫戶部郎中姓史氏世為溧陽人係出周太史佚漢有諱恭者用外戚

恩得矦其三子季元封平臺傳三世曰崇光武初遷青冀刺史以軍功改溧陽矦遂居溧陽終漢世世爵有功德其地因廟食焉今謂之祖矦吳晉之際嵩爽等列爵數人唐宋以來代有顯者元教諭大用為直菴五世祖生教授和卿和卿生彥剛彥剛生舜安舜安生仲和號東莊東莊娶于周生直菴五歲而孤甫弱冠即有樹立之志每以不逮養父歲時祭祀流涕不已卒與弟杲勤儉自勵復還故業既而祖矦廟田侵于鄉人訟而取之

又念從兄源有戰没之忠從父辰有刲股之孝祖姑貞有沈淵之烈創祠於祖矦廟傍曰三節時矦族繁衍滿鄉邑居湖埭者且百餘家直菴行尊行稱朝夕省閱善者有勸不善者有戒戒之不從會衆撻之以是湖埭之史鮮犯法者平生剛直好義有巨室匿群盗直菴面叱之巨室嗾盗刺焉盗至不忍害而去景泰天順間連三歲歉直菴悉發償里人後不能償不少校遇乏者輒周之雖妻子僅足而恒以為急故無疏戚近遠皆以長者

稱之其家法暗合古人為君子所取者尤多年七十一以弘治丁未四月某日卒子三人學孳孚學舉進士令官郎中以治行稱孫三人論曰予與郎中君為同官嘗聞其道溧陽侯譜系甚悉又嘗聞其三節祠之故各為詩紀之及觀吳太史述直菴翁事行乃知世德之後猶有人焉經著象賢傳論復始不可誣也使翁不自立以懷先古則所謂祖侯廟者且將廢墜況三節乎由是觀之翁惟無所遇故止於是茍有所遇其可書當有尤大

者矣雖然翁不自見以歸其子孫豈有量哉豈有量哉

厲青田傳

青田諱昇字文振别號雪菴無錫人由縣學諸生升太學選青田知縣居若干年致其事歸鄉士大夫稱之曰青田君自為諸生耿介不妄言笑於辭受雖小不茍論事是非人賢否執所見不少徇人故或迂之或固之而識者謂其有古人風青田居萬山中與福建接壤間更葉寇民貧以猾號稱難治君治若甚易蓋得昔人羣吏

奴僕百姓妻子之意君初至民有周姓者與盤石衛軍
棊訟五年矣君聽之數語遂服出而哭曰厲公早至豈
有是久獄哉邑八都地報銀礦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
有術者謂山木潤秀所産必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尅
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何得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
同官勸君從之君曰如吾民何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
守中貴歲以礦一至其邑所費不貲君於饋不缺禮而
已至其他費歲率省昔之半由是民安其業君乃勸學

興賢旌舉節孝禮文亦彬彬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嘗以君並論君屢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故得遂請民聞之欲追留之而君至家矣於是既爲立碑復建祠祠之及没衆設祭哭於祠所著有雪菴集子一人曰得秀二泉卲寶氏曰仲尼告子張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青田爲浙東岩邑而厲君爲之遺愛在民去而思之没而弔之若不能解于心庶幾得乎是者不然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君歸未及年人尤嘉其恬

退於是青田之名益著予按察兩浙適青田諸生以史事見詢君遺蹟蓋無間吾鄉評云

張氏女傳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父文嘗為慈利主簿女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越明年琳病死女聞訃易服悲哀若已嫁者塟之日請于父母往送焉臨穴憑棺痛哭幾絶及反復請即尹當喪父母許之疏食麤衣日夕侍靈几左右未嘗離一步舅姑不忍也微勸以他適女曰是何

言歟誓死為謝一日聞嫡母宋疾甚亟歸問焉宋思鹿
羹女知不可求乃潛封股肉作羹以進宋疾遂愈女後
至尹氏所居守如故又五年以疾卒年二十六先是巡
撫都御史無錫楊叔璣巡按御史武進薛志淵皆嘗遣
使存問且令有司月給米一石既而有司請旌表事下
禮部以不應例罷及其卒也遠近見聞莫不悼惜二族
長老暨鄉人耆碩合議塟之從琳兆謂之女志巡撫復
為文遣官祭其墓越十有三年予來守許許於西平比

境前吏目薛悅之以告予為之傳云論曰盧子家有言女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乃若張女秀葢所謂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者而恩義如此此其加于人豈啻一等哉昔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此與張女事若相類然張女未至中道且不問於傅母其天資又當過之況專於夫或衰於親出於庶或忽於嫡人情皆然而女也獨能不偏重焉使其被以關雎之化而得薫陶

之素則其進而之於中行也殆不難哉

東山公前傳

東山公姓劉氏名某字時雍岳之華容人其先自宋都統寶從岳武穆平湖南武穆死棄官居華容十一傳至松巖公某歷官按察副使實生公公幼時楊文定公見而器之為定今名稍長學于黎文僖公領湖廣鄉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令大學士西涯李公輩十八人同時有文學名授職方主事進車駕郎中嘗

奉使山東河南上救荒事宜若干條皆切時務未幾尚書項公忠以職方事劇乃請調公職方公按章酬應動中事會時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急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為隣境所邀刼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骨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令

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敵數入雲中邊師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日無虛時
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獲效
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
見公巽辭謝之然猶迫趣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為福建
叅政奉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既于勢盜卒難就
理公曰在得人耳謀於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
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

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琉球商船遭風漂至平海守者私于閫帥以犯邊報欲勦之而取其財兵且集矣公廉得其情遣數人乘小艇招其首領厚恤而遣之衆始譁然後竟信服陞廣東右布政使適黄賊初靖財匱費繁有司城從化縣累年不就民尤患之公究事體節費便民擇人授之逾月而城成先是廣西泗城州官族弄兵方命兵部議撫諭之不服則繼以兵謂是行非公不可公承檄即往反覆曉

譬先恩信次福禍詞懇意至數月間叛者大悟胥戕以
滅兵竟不用既還廣東後山寇作督府檄公率兵平之
公恐延及脅從乃下生擒之令有所獲則集土人審實
乃斬因而得生者過半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
后陵寢無主輒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
有祠而慈元不祀忽諸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甫為
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使在浙甫
八月吏蠹漸革而用法優裕犯者不怨於是河決張秋

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以事關運道莫敢適主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横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數和宣勤五旬而事竣會上命内外臣來乃於張秋口南開河三里通運舟及冬水涸而塞之已而決

塞悉如公初議有勑就勞且名之還加賜羊酒金綺公曰兹惟天意其敢貪以爲功聞者益重之論功進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公疏辭不許轉户部右侍郎再轉左侍郎又兩疏乞歸不許越一年敵逼雲中上谷上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兵餉公以内地芻糧不能出關出關者率以銀易之利歸勢家乃擬奏減價寬民别設倉於近地募商給軍率以時直由是宿弊潛去什九有三便焉及條上他便宜皆從之未幾還朝居數月移疾乞歸疏

再上不許而同朝亦多願留者公堅卧三請僅得予告因自為壽藏記叙其平生履歷歲月刻石以歸曰恐後人溢美我重地下累耳君子謂公不伐之心遠及身後況其生乎具可謂忠且朴矣公釋褐迄請老凡三十五年所至士服民懷有所為皆願盡力至於權貴强悍號稱難處者公夷然與之無不得其愛慕至有終身焉者接引士類寸善片長每自以為不及憂時憫俗形於色辭事關國家利病斷斷不易而周旋其間必求濟而后

已嘗以先世二宗屬族疏散墓幾弗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常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或勸公爲子乞恩公曰此固國典然以待賢有功者某何敢哉公爲詩文有自得之趣數奏覆議操筆立就而明白切要轉折流通足以動人有東山集若干卷公二子長曰祖生次曰祖修贊曰寶幼聞公名而未獲識及至京師則聞西涯李公謂公乃昔人

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退竊自嘆安得一接風采以慰平生而今乃得朝夕承候悉之所聞信不誣也公敭歴中外八遷厥官靖寇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皆天下之所謂難事而從容暇豫以能有成功其所不為又皆夫人所未及見且不敢執者由是觀之則其所養亦足暴於天下矣乃若壯而耆庸老而委順而皆不失巳焉非盛德其能與於斯詩稱明哲書敘孝恭公有之而或乃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容春堂前集卷十五

容春堂前集卷十六

明 邵寶 撰

碑七首

南樂縣倉頡廟碑銘

南樂王侯汝昭為邑之明年改建倉頡氏之廟廟成樹碑中庭以麗牲焉因刻歲月而屬寶書之寶未嘗習古文其何敢執筆于斯惟頡為黄帝史臣實始造鳥跡之書厥後變為古文古文變籀籀變而大篆而小篆而隷

隸之變為真為行為草由今之真行草而視古文則遠甚矣然其形聲之類皆頡之遺也顧雖不敢抑何能忘贊頌哉夫頡始制文以代結繩萬世宗之宗之則宜祀之然而后稷以穀勾龍以土萬世通祀而頡也不與烏乎頡而上有伏羲氏伏羲氏八卦文之肇也頡而下有仲尼氏仲尼氏六經文之成也頡之功孰與二聖故萬世知二聖之功頡不與焉豈其下於稷與龍哉或曰微頡斯文亦有制者世運之相承不得不然頡奚其功雖然

頡為之是頡之功也況飲食必祭示不忘本古之道也而操簡握管記事立言者獨可以不知頡乎物原其初事究其所從始頡既不得通祀玆其故邦廟其可不崇王侯之政於是為大矣侯名德無錫人銘曰維魏之西維衛之東有神斯宮曰倉頡氏維文之宗侯行其庭慨其蕪落仍而有作宮以妥神贊頌在碑惟頡之功惟天之機惟物之象惟民之宜前羲後尼建立三極頡於其間亦克有力相彼鳥跡在古猶今頡神雖亡其存者心

斯宫斯享尚時歆之

漢愍帝碑

世有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毁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毁也於其毁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為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為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實自領郡

得逵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
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
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皆以為亂賊之戒者存
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
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為簒竊之地而
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
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託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
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

世者毁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毁其廟則它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毁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意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

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恠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

無補因仍茍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況職在守土乎是故實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避不敢辭

常州府修城碑

常於江南為望郡郡之有城創自晉太康初逮後唐天祐間始築所謂羅城者我高皇帝初平江南命御史大夫中山矦湯公和以重兵鎮其地乃改築新城周十里

有畸視羅城損五之三今城是也然多括用舊甓未底于固及海内既定撤去鎮兵城壞不治者於是百五十年矣成化間都守孫侯仁嘗修之久而復壞間奉修理之詔上下具文知深慮者亦鮮蓋郡境南接于南京東為三吳之門又東北距于江又北西通于京口實惟江南要地然自平時觀之則所謂腹裏也因循相視無足恠者正德六年冬監察御史渤海李侯某來守兹郡登而觀之毅然欲修焉時北方群盜方馳突中原論者率

以長江限隔邈乎惟風馬牛不相及故有以過慮議侯者侯曰吾豈惟斯盜是為哉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民縱吾怨吾固當任之乃具白于巡撫都御史某公某巡按御史原君某清戎御史某君某巡捕御史某君某厥既得報則與同知羅侯某通判陳侯某溫侯某謝侯某推官粟侯某協心經畫擇日興事時則咸謂之斷財以庀卒為白金若干兩功以力授為徒庸若干夫事以才任為統領若干人程以籍定寸度尺分各有差等凡若干

大時則咸謂之均率作自躬懲怠勸勤朝夕弗懈時則咸謂之勤自始事三越月而畢樓櫓扉閡濠陴闉堞高深整密視舊加倍屹為壯觀東西行者皆稱美焉時則咸謂之敏然過慮之議猶若未盡息者未幾北盜以窮故舍騎入江奪諸關東下越京口是來暴于孟瀆于魏村于申港合攻江陰門焉以動我郡治將有窺我江南之勢警報流傳民大驚擾矦曰我城固矣吾其親率吏士民兵拒之江上相而禽之矦至江陰運謀倡力竒攻

正守以折賊衝賊既衂遂引而東又泝而西越月餘再至將殊死决戰矦復如江隂備禦益嚴賊不敢邇於是官軍適至提督都御史陸公其遂由江隂發舟師殲渠魁于狼山賊乃盡滅當是時使城不先完則矦將自守不暇焉能出百里外以抗劇賊即出焉日惴惴内顧焉能周旋展布有兹成功且江隂既全郡斯固矣常郡固則江浙諸郡斯免於驅突矣夫修一城而蔽江浙千里之衝矦之功其一郡之功乎君子謂矦知幾能豫於是

乎哲雖微冠固將頌之蓋其功之所徼者逺矣先是城
成郡之大夫士謀所以紀矦績者乃因戸部郎中劉君
乾輩上京師致書屬為記實時奉詔省毋南還受書于
途方將以不敏遜既而抵郡適覩厥成敢以見聞序而
詩之俾刻諸石其詩曰常維大邦望于江左東浙西淮
為喉襟所有城巋焉乆壞弗修衆方是玩有識以憂越
歷三紀功歸我矦矦始令民民則譊譊謂矦我浚謂矦
我勞勞我筋膂浚我脂膏矦曰佚道彼則曷知乃令乃

期親登以麾民趨侯事孔力且時侯曰勤止手拊摩之城既成矣民則寧矣謂侯平矣謂侯明矣天塹湯湯突有巨寇門我江邑將襲我後侯覩我城腹心在斯我拒于江運我體肢載冠載却王師適來叶出奇應遽殄彼鯨鯢侯歸視郡有墉有池斯池斯墉民心攸繫國我壯威士我增氣侯師于江實維長城先幾是圖神相我誠重門禦暴自古在昔四方底平侯與有績憲憲我侯政則多有城哉城哉其與不朽

慧山浚泉碑銘

正德五年春三月錫人浚慧山之泉秋八月功成先是正統間廵撫周文襄公甞浚之其後屢葺屢壞至是而極縉紳諸君子方圖再浚而竇歸自漕臺適與聞焉既求士之敏者董厥工作乃與匠石左右逹觀究厥敝原為新功始詢謀僉同用書告諸望族各助厥貲而後即事凡為池三為渠二為亭為堂各一而三賢之祠故在泉上今益為十賢而新之縣大夫請助以畱故謝焉至

是凡五閱月而泉之流行猶前日也諸君子既觀厥成則以記命寳惟慧泉為天下髙品尚矣然其來也同源而異穴或發則沇或發則檻三池匯之而石渠隂貫乎其間蓋約濫節迅以成泉德古之為是者可謂知水矣是故上池淵然中池瑩然下池浩然為觀不同而水之狀於是畧具粤自陸子品之之後觀且飲者日衆以盛甚者驛致長安通名嶺海之外夫豈偶然乎哉雖然時而浚之則存乎人譬之天道有變理之功譬之人事有

更化之理浚之為義亦大矣是以君子重圖之令是役
也有渠以通有池以蓄有亭若堂以為之觀無佟無廢
克協于舊其規畫所就論者謂邑有人焉寶不敏謹以
歲月勒之於碑復為詩以歌之總其費為白金若干兩
督工之士為龔時亨楊正甫莫利卿其助之者之名具
于碑陰凡若干人為書者吳大章而往來宣勤則潘繼
芳及僧圓顯定昌云其詩曰邃彼原泉慧山之下維僧
若冰肇浚自古謂酌中泠允哉其伍我錫彼金有子維

毋孰不來飲孰不來觀贊嘆咏歌井冽以寒孰閼我流石崩木蠹匪泉則㪚㪚以是故人亦有言清斯濯纓棄而弗滌豈泉之情錫人協義與我浚功維物有理變極則通維雲蒸蒸維石齒齒泉流其間終古弗止有德匪泉則時予之恥我詩于碑以頌其成泉哉泉哉與時偕清

潮河川石牆碑銘

潮河川古北口邊關也其險以水關之北舊為棄地今

司空湯陰李公鐩昔以亞卿兼御史中丞經畧諸邊始因山作石牆為内外限水流其中與牆相際牆内之東南有堡以居戍卒號曰新營君子謂疆圉之守於是為固然是堡去川纔若干步嵗六七月沙漠諸水絶川是來奔放横決堡受衝激居用弗寧牧耕兼病寇惟不至至則罔禦正德辛未春令御史中丞蕪湖李公貢以整飭之命來顧瞻起憂思終司空公之功乃謀於分守太監呂公安暨叅將都指揮僉事章君縉屬其官某等循

川之東壘石為南北牆若干丈又折而西為牆若干丈屬于山麓約川南流自始事曁訖功不越一月為費白金幾百兩或以其事之細而功之易也竊相謂曰此何足為有無哉既而大水至遇牆而止則又相謂曰壯矣哉是牆之為力也水不我貽害而我設險繼自今即有冦其若我何分守以下諸君子樹石川上用紀公績以示久遠謂寶知公使來請銘吾嘗聞弘治間為潮河之後者既大且難而功弗時叙人之始而疑者非以此乎

不知天下之事為大于細圖難于易其道尚矣而人或忽之非公察微知要其孰能與於此然其初也雖易而為謀甚艱其究也雖細而為功甚鉅蓋於司空公有光焉揆之古義固當特書之公學通古今而恭慎端雅望在中外此實未足盡公而不可謂非公事也乃作銘曰維石斯牆維水斯坊洪流溢川是距是當無我毀傷誰其作之功不可忘人謂中丞斯坊斯堤自北而南復東以西尺度有稽惟川是依不我為堅固哉山溪彼視我

險自我則夷川有恒流弗牆曷害突其來如厥功斯在維司空之成中丞之載中丞受命殿我北門備禦有武綏懷有文耆歌童謡溢我見聞牆哉牆哉亦與永存

華氏墓門碑銘

錫山華氏有以義旌門于墓者曰其處士諱其字仲諄於是其卒若干年矣曷為旌之蓋弘治壬子之饑其孫曰守吉者出粟若干石助賑于公例得書其門曰義民守吉謝不敢當則為狀請于巡撫都御史侶公曰吾祖

其義人也吾斯舉吾祖之遺也願輟吾門之旌旌門于祖墓公從之夫旌門于墓制歟非制也非制而從之何居為其能崇祖也凡崇祖者則從之乎崇祖而不違其實斯從之矣春秋書諸侯葬獨蔡桓舉爵說者謂蔡季之賢知請謚也故人臣以不誣其君為忠人子以不誣其父為孝孫之於祖猶子之於父也若處士者慈良樸茂承其祖訓而廣義于鄉嘗減田租以寬佃力歲為粟三百餘石其它事稱是者尤衆然其生也莫為舉之其

没也莫為表之至于其孫始因助賑之旌而請門于墓所謂義民云者則固其所當稱也夫是之謂不違其實從之不亦可乎雖然曷為不請于上荒政也荒政之不必請也奈何荒政非出於得已茍非得已則矯擅之罪且猶甘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汲黯韓韶是也况祖孫異名而同義門墓異地而同旌舍此就彼曾無加損而廵撫又以便宜行之乎是故旌于門制也旌門于墓非制也義也義以從民而不外於制惇奬成裕一舉而衆知

勸雖未請猶請也君子謂是門也可以傳矣不可弗志門成於出粟之幾年甲子守吉嘗請予記至是載請予不能辭既叙其事遂為作銘守吉名禎以字行平生好義不愧其祖事具錢主客所為傳云銘曰宅里表善維周則然亦有封墓曰崇忠賢忠賢尚哉善著者義華以孝稱維義亦世仲諄維祖守吉其孫孫孫去聲義名請歸于尊尊弗苟推義則多有𦤖墓樹門曷圖厥久中丞奉詔撫我南畿謂是可從我有便宜有伉斯門松楸是翼

上榜下碑載其義蹟孰無義心在昔猶今遐孰終遺幽孰終沉我銘昭之百世其欽

膠山重建宋丞相贈太師謚忠定李公祠堂碑

寶旣祠忠定李公于惠山尚德書院而膠山寺故祠復以重建之成來告蓋鄉人安國爲之頃常走書請記于淮陰漕府寶有感焉而諾之於今期月矣惟公爲宋名臣寶自弱冠卽知景慕有執鞭之願比讀史傳乃知公邵武人自其祖始居吾錫於是心益嚮往之弘治十有

三年秋寶以提學命便道過家往謁公祠至則廢壞已久僧以木主寓泉亭上肅寶再拜而退當時欲圖修復無所於屬獨陸永思者捨田七畝以為供具蓋慨嘆者久之今茲之舉實吾志之所欲也於其成也烏得無言哉按郡志山在邑東三十里梁太清初寺於其麓宋紹興間公請為墳刹改崇親報德之額祠是遂祠公焉其取重於世實以公故則吾錫之人修而復之固以義起禮者而或以公非錫産為疑不知公家於錫由祖以下

閱歷三世其父殿撰公夔暨母吳令人先後皆葬湛峴山公廬墓其地手植松栢萬株詳見公父母墓銘及公行狀葢公生長宦學於斯凡若干年最後乃有祠命因薨於福故其自稱必以梁溪又以名其文集由是觀之公為寓賢邪為鄉先生邪葢嘗考公幼有大志見於登城禦寇之時而宣和大水之論知道君子如陳了齋者深所期重至其立朝有識有才有權有量而本之以忠謀出之以正氣在靖康竭扶持之力在建炎舉修攘之

政在紹興建恢復之議不幸而屢見忌沮則其所以復
君父之仇正華夷之分而上無媿於聖賢者不過章疏
計畫之間而已然於此有隱功焉而非君子莫之知也
後數十年錫與邵武並舉其祠至于今廢而復興則是
非之公固無古今之間而天定之能勝人果不可誣也
審矣不然若秦賈之子孫固有易譜匿像避而之他者
亦獨何哉第茲祠之復僧既無力而大夫士之有力者
亦莫或為省乃俾安氏獨任其費此亦理數之極若天

有以啓其衷者爾昔永康徐元德教授郘學首議建公祠晦庵朱子為記深嘉予之況國無元德之責者哉國又欲割田十有三畆與陸氏所捨同隷寺僧為春秋私祀之需顧未有主獻者君子謂宜謀於公之族裔焉苟卒行之其事益可尚已寳晚且愚無晦庵之筆以論著公之盛烈而因以見修復之勤特為書其麗牲之碑用紀歳月且為迎送神詞俾祠公者歌之亦少以慰公云爾祠之建始於正德四年八月六日明年九月九日落

成時寺僧可淸等奉祠事其迎神曰公何之兮勤我招望雲旗兮凌江潮公蟬冠兮絳服指舊丘兮遊敖朝騰駕兮水裔夕弭節兮山椒西有惠兮東有膠潔我尊兮醇醪跂英靈兮未下闐歌聲兮鼓簫宛懷公兮心勞其送神曰公將去兮何從望閩山兮南東公重帆兮雙楫駕海濤兮天風睠舊遊兮斯在手嘗植兮萬松惠之泉兮膠之峯儼翼翼兮新宮靈倏彼兮忽此雲迴翔兮太空歲復歲兮來降叶

容春堂前集卷十六

容春堂前集卷十七

明　邵寶　撰

誌銘十五首

明故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楊君墓誌銘

正德丁卯十一月朞日浙江右叅政楊君以疾卒于官先是予往視疾君强起坐呻吟中猶及國事予謂君志尚未衰即為延醫吳中醫至而君卒烏乎悲哉越數日其子江等來自山西將奉其喪歸遂以楊杭州温甫狀

來請銘予自弘治甲寅識君戶部迄今十餘年相知爲深今又與聞君殯事銘其能辭君諱奇字秀夫姓楊氏別號松坡山西潞州白林人也其先自平定州徙今居几若干世矣以畜蕃息號萬羊楊氏高祖雲曾祖源祖潔繼業而隱至其父能以鄉進士選武昌同知擢東昌知府母宜人牛氏君頴敏絶人十歲能文有老成語長老稱爲奇童弱冠名起諸生間成化庚子中鄉舉高第録有刻文明年辛丑得進士授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

簡使犒軍于獨石督鹽于長蘆受芻于京塲選緡于内帑廉公平簡後先一軌戊申弘治改元君應詔上裕國安民疏未幾奉勑處置居庸紫荆諸邊關軍餉君上疏極言足食足兵之法在端澄本源有侵貴近語道聞繼母趙宜人喪即日奔歸繼丁東昌公憂壬子起復為福建司主事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有淮揚督漕九江造舟河南視蓄之使具建聲蹟甲寅進陝西司郎中時甘肅弗靖君奉勑整督軍餉將行上疏言邊備七事上嘉

納之至則令太守許公以都御史撫其地與君同事許公素器君於是益重焉事竣還朝有白金文綺之賜大司徒周公以君才任劇調雲南司尋以薦擢守嘉興改夔州夔在四川地僻民厖君為書諭之俾敦孝友尚禮義延問父老民所苦與所利即罷行之月朔視學進弟子問業有師道焉人士咸慕至作生祠民飲江水以遠汲為艱君議鑿井出郡門數尺即得美泉民以君姓目之居五年擢兩浙鹽運使剔弊講利方有績效前太守

馬公以浙事簡改君兩淮君以浙治之升鹽賦五十餘萬崇墉固藏人無虞焉明年擢叅政講畫經理將有施設而乃止是知者重惜之君性孝事繼母如母軒坦爽朗不妄笑語政暇輙讀書晚好史漢及韓柳文且以課子君面白如玉軀榦魁偉鬚眉秀麗君子謂君才畧於是為稱君卒距其生為春秋五十有幾配王氏封宜人側室李氏有男子五人長江次潛漑泂沂女一適貢士澤州裴爵孫男二夔鳳墓在某村之原其葬之日為卒

之明年某月甲子銘曰事以才濟其充在氣氣正則宏宜廣厥施公庸弗地公亨弗年可知者人不可者天忠言在朝惠政在野西餉東艖罔不效者君纘將屬其氣勃如將為雲噓將為雨濡公有孫子君慶萃止公終弗終其發伊始

周徵君墓誌銘

月㮣周君以醫士被徵居京師二年將有官竟託疾去去若干年病卒其子敷等寓絅菴李君狀來乞銘謂君

治命銘必屬知者故及竇君自壯歲業醫三吳人抱疾求拯者舟輿僕馬行隨止候無虛時蓋不啻有權位者君無問富貧疏戚惟以急緩為先後竆日夜冐寒與暑應之賢者孤竆者尤加之意視疾可否輙見喜憂衆所難易君或反之已而果然所至不暇授藥惟片紙書方畀之及其愈也不校其報即報之視其力有受不受顧或周恤其食飲以為常及君被徵竇方舉進士與君比館始公卿大夫聞君名爭延致之觀其貌樸聽其言質

若不為異者及見其治疾多自出意見參以古法效者十九於是皆折節下君君應人之求如在其鄉贈以金帛輒辭辭弗獲則買書以歸嘗語人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吾盡吾心耳聞者益重之此皆實所親見君所謂知者實誠是也烏可不銘君幼孤育於祖某臨終摩其頂謂曰吾家有世德殆發於爾爾長須仕不仕則為醫庶以及物我名爾濟廣比長以母老重違養絕意進取乃往學醫於甘露金孟昭氏金一見奇之妻以女

且館焉君肆力諸經及劉張李朱四氏之學隱度類推折衷於經間得異書輙手録口誦之蓋既盡金之道而多自得又往質疑於吳中諸老諸老樂為之盡又從瘍疹婦人三科專者各得其傳於是其道大成論者謂有國初名醫之風凡遇疾必謂其人曰某專是某專是蓋歷致之既至卒如君言其決死生有預言於二三年者衆始或疑終則心服君天性孝友念父弗逮養養母誠至母没即謝諸求治病者曰吾親不能治而暇及它人

乎越數年强之乃起伯兄老君亦老矣道不衰表外舅金氏之墓人謂君能用厚酬知焉平生義形色辭救患解紛惟恐不逮正統末王師捕閩寇道于錫吏方重斂君徑言于帥禁之民得不擾家惟先竈二祀餘悉斥去對客亹亹談不少倦間有吟咏恥作新巧嘗曰不本性情句雖工非詩也晚復故居作春和堂於右偏中庋經史數千卷日事讎校復斟酌古今驗方為書若干卷以授其子君卒弔而哭者若干人君諱紘以祖所命名為

字後以字行自號月牕其先家金陵十三世祖湛宋戎州通判六傳至國子學正亢學正子泰德祐間嘗糾衆抗元兵恒慕岳武穆李中節文信國之為人故以其姓名三子曰思文者君高祖也始遷晉陵懷德鄉元季避兵遷錫梅李鄉曾祖恭甫倜儻自好與張尚書籌王學士達遊此君祖所謂世德者祖仲端父惟慶母許氏君生洪熙乙巳四月甲子卒弘治丁巳五月甲子享春秋七十有三配金氏先卒子四人敷敔牧其一人先卒曰

斆孫男六騂驎驡驌騋騂女五墓在上福鄉九里之原與金合兆葬越卒之二年己未某月某日銘曰活人以醫奚異於政志尚義從且官乃病鄉人望歸都人願留彼有政者能若是不君功在人報在孫子何所求君君藏在此

莫母金孺人墓碣銘 并序

弘治己未竇在京師聞莫母金孺人之喪既寓詞以奠之越明年庚申竇以提學之命侍母還錫則孺人已葬

而墓銘出矣其子止復屬銘其墓前之碣烏乎碣可不銘也孺人之行不可不述也凡孺人氏諱里世及其行之詳具載張黎平志其大而合於古人足以勵俗者宜特著焉始孺人之在室也嘗讀女誡諸書能通其義及其聲晝然未嘗舉筆以書曰非我事也既歸於莫相澄心翁事姑顧孺人愛敬兼至時翁與伯仲同居娣姒姒孺人屬由以誠色不獨承意不獨致及巽門戶或議所養孺人曰我事也獨奉以居顧疾瘘興居須人孺人

任焉雖汚褻不敢託賸婢顧没禮以飾情鄉人善翁必及孺人翁英邁曠達多置古圖器孺人不以為費招致賓客日滿座不以為濫餽遺諸姻友家徧歳繼不以為緐於是貲少裕乃建祠堂置師塾章采日進翁治其外孺人理其内二婚三嫁備物協儀又撫孤姪甥男女婚嫁皆得其所凡内外藥病者衣寒者食餓者棺殮者墓葬者各若干人孺人與力焉翁憂嗣孺人憂甚勸之妾妾有子越三月孺人亦子子即止賢而有文人謂仁厚

之報教子為學恒以向上規策聞有老儒先生必令親近曰是固有益一日子侍醫入頭容太俯比醫退名謂之曰頭不可太俯後乃不太俯其嚴如此事至咨翁翁亡語其子必舉翁庭誡命師其意為之烏乎古人以無非無儀為婦人之德夫豈惡夫儀哉有儀而以自放中饋之外少一預焉乃厲之階固不若無儀之為愈耳若孺人者可謂有儀矣而閨門之行施及里閭又不止無非而已者此實所以謂不可不述也實幼學于陳俞二

先生與孺人之子同業知孺人為詳敢述其大孺人子二曰潛庶出長止三月先十三年卒銘曰詩咏樛木孺人以之學而弗藝孝敬自持爰相其夫先民是師相而弗專曰職在斯職斯德斯墓道有碑質哉我詞

王府君妻韓氏墓誌銘

韓氏諱某戶部員外郎濟之祖母也王韓皆永平灤州人韓歸于王為府君配諱曰顯字彥明以父叔死綏例隸戎邳州又以詔占河間籍河間之王自府君始而韓

實相之其始有家曰我其用儉食不兼味衣不重色裁製屬紩不委人酒醢肴核雖精潔無珍羡餘以需緩急及稍裕曰惠可施矣賑窮䘏匱視力所能内外小大獲濟者甚衆既而曰家以法立身率子女僮婢時作則作時息則息下至犬豕雞鶩馬驢狸狌類皆置之所乳孳滿前不亂羣行又曰有家矣有子孫矣烏可無教於是濟方𠦂角力課之學無晝夜無寒暑助勤警惰必躬必悉於季也亦然性純誠寡言笑不揣摩為欺亦不喜誦

佛嘗遺子喪家衆疑喪禮曰惟稱勿陋勿侈勿遺議而已具大識類此晚病甚惑先由哭夫過毁甫愈而有子之慟遂弗能復常一人侍左右慄慄終日然骨血臓氣皆無恙牙止脫一髮半白間生黑者人謂之壽徵葢自始病越若干年弘治戊午正月某日乃卒得壽九十七未卒也鄰代之禱既卒也鄉相之哀君子以為無愧古賢婦云一子某先卒孫男二長即濟丁未進士其次曰某女三人歸勾昇吳明樊景昭曾孫四體乾崇復中泰

克豫女二受徐玠郝元進聘濟閭訃承重將以其月其日葬于郡西南三里鐵燈竿水畬與府君合兆乃持主事劉君用熙狀介郎中王君廷玉須銘銘曰一婦爲德隆其門孰畀之壽夭攸存子不及葬葬者孫在今則見後則閭惟茲水畬惟其墳有石志遠無庸文

崔道器墓誌銘

道器諱文崔其氏道器其字世爲許之臨潁人父慶娶于徐生道器幼孤力學在諸生中以節義自許其爲文

奔放飛動不受繩墨弘治壬子領河南鄉舉第一三試禮部連得乙榜當授學職皆辭不就奉母氏卒業太學居歲餘母忽思歸道器將以疾請行未果其子進辰乃先歸焉道器憂思發病而卒卒之日為己未十二月癸卯年止四十惜哉道器娶楊氏子三進辰其長次進卯進未女一於是橐無一錢老母寡婦相對慟哭其友人編修賈鳴和太學生馬全卿邢文祥王潤夫輩具衣棺斂之進士河陰許本謙以其喪歸臨潁之其原葬焉歲

庚申朞月朞日予昔守許道器於予嘗有講學之雅痛其亡感其友之義不能獨默也買石刻銘以附許内諸其墓銘曰盛氣偉詞縱横以陳吾知其文亦知其人有志未酬而遽殞其身烏乎天叶哉

黄宜人方氏墓誌銘

户部員外郎黄君顒既受誥封其母方氏為宜人未幾宜人以疾卒其父封員外郎廷立翁寓書報顒時顒來自歸省纔期月執書大慟曰養未豐壽未極命也病不

獲侍死不獲歛何予之能為於是哀毁不能起起而圖所以葬者謂銘為重乃奉刑部主事鄭君汝華狀屬寶銘寶與顒同官知其凝重介特允如汝華之論而大受乆要尤獨許焉則其母之葬也可不銘哉按狀宜人方氏世為莆人其祖某其父某其母朱氏其歸于黄配廷立名某其子男一人即顒由進士累今官娶某氏女一人適林珙其孫男女各二人其封始為安人繼以詔恩進今號其壽七十有八其生永樂癸卯七月甲子其卒

弘治己未九月甲子其葬庚申月曰某甲子日曰某甲子其墓在某山之原其行在銘銘曰詩稱窈窕宜人有之内言弗閫外事弗知奢麗同流於我澹而用父事舅用母事姑兄弟娣姒賔友其夫儉以處貧允為家法曰祀曰燕則罔有乏有子克教以孝以忠人利其禄我愧其封言誨簡申益懋始終宜人之功惟茲為盛其德謂何曰惟孝敬知德者稱知功者録我銘于幽為百世告

喬母陳氏墓誌銘

喬母陳氏順天宛平人年若干入樂平喬氏佐路宜人事職方公能以時饑渴進食飲涼溫製裘衣又善候晨朝為職方公起居節以不憂宜人宜人以同生視之生鴻臚主簿宜又生容遂亞宜人為喬氏母職方父工部侍郎公為先朝大臣職方當蔭以既貴止則屬宜人子貢士宗宗弟考功郎中宇時皆以業進士止乃以屬鴻臚故母常訓飭鴻臚從二兒學且曰汝有官者二兒所遺也事之不可不謹職方公卒于官母從宜人率諸孤

以其喪歸樂平葬之越若干年宜人繼卒既葬貢士以舉考功以官偕至京師未幾鴻臚亦需次喬之門戶盡屬于母容佐之而已而施報無失禮而閨範無失度蓋若丈夫之為者鴻臚入寺初母一來視之忽念諸塋暨田廬容一人或不勝亟督鴻臚為治歸具貢士考功交留皆不聽竟歸歸一年年五十而舊疾風眩大作遂不復起弘治戊午正月某日也鴻臚得報請以其年月日葬母于樂平某之原從職方公兆後若干步禮也貢士

以寶為考功同年進士屬宜請銘銘曰賢而銘有子而銘烏乎來者庶其有徵乎

明故江西按察司經歴姚君墓誌銘

弘治癸亥十一月十四日江西按察司經歴姚君以疾卒於官禄不足以具凡歛事撫廵以下諸公有憫而賻之者乃克成歛先是其子臣將歸應試適君疾未果令奉喪歸以君治命寓書請銘而吾僚任公特為緘致意蓋為之速之予昨在贛聞君没也既重悲悼讀臣之書

銘其能已哉君諱衡字平夫姚其姓松江華亭人高祖端以樂善曾祖太亨以好義人到于今稱之祖世傑父瓊行各類其祖鄉有評焉瓊配吳氏生君君生而俊特補邑庠生勤苦勵學凡幾試應天始得舉又五不利禮部乃授令官平生重廉恥一毫謁取予必審為貢士時有故人李某以御史左遷丞其邑見其涼於貲也謀為之助君謝不可及在官七年妻子數口莫能給每貸粟於同官同官某諷君稍通君謝不能憲長陸公欲以君

言補吏君謝不敢後羅周二公繼長憲每論及君未嘗不稱賢也廵撫都憲韓公以微青逮君留類北者數月君還無怨言且稱韓厚德不置烏乎今士大夫受知於人方深德之一論議稍不合退輙詆訾若積仇然間君之風可以少愧矣君恂恂雅飭言若不能出口至論人賢否事是非顧無少爽使假之年由是起守一州佐一府當有可觀者而僅止此惜哉君卒之日凡在官者皆哀之為詩而弔之者若干人君壽五十一配嚴氏子男

二長魁次即臣方業進士有才志女五曹恕丁文華二庠生及張瑚其壻也最少者未行孫男二曰莘曰皤女一墓在邑界溪之原其葬爲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云銘曰行已有恥君其謂矣衆方譸張嘗獨喟矣謂我祿馨穢贈賄矣銘而可傳君不愧矣

秦一誠壽藏銘 有序

一誠先生秦君邦哲年未及老而自爲墓之誌復屬其友郃某曰某無德恐後人重誣我故自誌之敢假銘于

執事以信吾誌某與其達且共也乃問其所曰錫之西南有山面湖曰某山左曰某山右曰某山吾祖葬於是吾父葬於是吾亦將於是終焉問何以營曰坎足容槨槨足容棺封之四尺如是而已問何以表曰吾以太學久次例請一官將安表哉雖然君命也請書曰明從仕郎徐州判官秦某之墓問何以誌曰志吾始吾始生之年則正統丙辰也其月甲子其日甲子始入學則某年也始升太學則某年也始注選籍則某年也始授從仕

之命則其年也其月日皆有之不必詳乃若吾世其先開封人也宋學士少游之子湛紹聖間通判常州乃籍武進新塘鄉是為譜始通判七傳至諱瑞五徙于錫之胡埭是為族始又九傳至曾祖諱彥和徙邑城鳳光橋是為宗始祖諱子成甥于王氏因徙沙頭生先君諱景輝配李氏於是而有我焉是為吾始吾終未可知可知者四男三女先室馮出者男為儀偉偘仲偉舉于鄉伸縣學生女歸同邑惠思恭武進徐朝瑞繼室焦一女歸

陸德孫男五坦坤堅城培孫女五長歸華黼吾所知者止此或徼福於吾祖父有延且大者非吾敢知也其曰君之自志云爾雖然君有隱行請并志之君謝不欲其乃為之銘君名勵邦哲其字一誠其齋名人因稱之云銘曰神凝志定靜以伺命命之修邪吾水吾丘吾其遊邪遊不有息止吾斯極豈吾則然先民有言自古在昔

姜母鄭氏墓誌銘

姜母以母稱有子芳也芳之父曰其教芳有法母實佐

之芳以弘治乙卯鄉魁丙辰會試乙榜授廬陵縣學教諭迎母養焉越七年癸亥某月某日卒芳奉其喪歸蘭溪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其山之原道經南昌衰絰門辭而去且屬其友南昌府學訓導董遵乞予為銘芳歸復屬其從兄僉憲仁夫以書再請比至廬陵問芳于諸生咸曰芳介特有局斅學弗怠言必稱母母喜亦喜母愠亦愠可謂能孝焉乎吾固謂芳賢也觀于芳可以知母矣先是芳嘗被閩藩校文之聘有以貨求關節者遠

抵芳舍自童僕以上皆有賄芳白于母執而法之當是時母縱不動于利或少矜其懇必不聽芳若是毅且奮也非賢而能之乎予方圖上芳行遽聞芳之戚也念無以慰芳者輙書其大而繫之銘若其幽隱之德遵固能文當別為書之母諱某姓鄭氏金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生十七年歸于姜逮事于舅姑舅為徽州府經歷贈某州知州諱某姑曰贈宜人某氏母壽八十有幾子男五人芳其第三也女一人孫男若干人銘曰齊

宗周屬耦嘉而育誨子逮祿壽有為歌喪有為哭銘母于幽為人母告

潘母范氏墓誌銘

范為錢塘世家宋西臺御史劾賈似道貶瓊州後歸隱不受元聘世稱葯莊先生諱景文者母之五世祖也葯莊子起之為無錫州學教授卒葬鄧莊因家焉起之子曰致用元湖廣行省都事子景年娶呂氏生母諱宜字秉義愛而擇配久之歸潘時覲為繼室時覲諱贄號尚

古系出滎陽自宋徽猷閣待制栻始居無錫世以儒醫名至時覲父松丘翁士望益振翁配俞氏為戶部尚書溥之女有家教內政甚嚴母入門時松丘已歿事俞甚謹俞嘗病母日夕左右雖浣滌必躬俞曰婦能是吾可不藥也俞歿相尚古行喪禮受元配余所遺二女如已出有媵李以同生處之未幾尚古卒子緒生十年矣母以節義自誓力勤鍼黹以易粟布衣敝食麤撙節支持內外姻黨吉凶無失禮既而教緒攻醫既知指要復謂

曰醫不通儒伎耳乃命師鄉先生習古文詞檢篋中得遺書數百卷手畀之每夜績課讀煢煢燈火間形影相依閭里談之緒方弱冠聲名隱起邑大姓聘塾師者歸馬東脩之入足以供歲母益率以儉節且為經紀最晚有田百畝又復其故廬君子謂是皆母力也為作辟纑之詩一時和者凡若干人七十至八十縉紳兩致慶為詩又若干篇弘治乙丑上登極推恩養老有絹綿米肉之賜是年十二月四日忽遘疾卒遺命斂葬母用僧道

母生永樂丁酉三月十六日年二十四歸潘氏孀居五十二年凡爲壽八十有九子男一即緒娶吴氏繼姚氏女三嫁彭雲沖周永年陳尚文孫男三箴邑庠生娶沈氏簡娶周氏符娶秦氏曾孫男二穆稷女一母之卒也予還自江西緒以墓銘爲屬令葬有期緘致莫君如山所爲狀來遂次第其事而爲之銘墓在邑西龍山祖塋之次葬爲卒之又明年丁卯二月十日銘曰葯莊之後代興閭人亦有令淑爲潘氏嬪時當孤貧功在訓子辟

纑數章是詩維史子也孔材有斆朋來良人弗逮母心懷哉高年賜帛如歸我隧葬母有銘請以紀歲

貢士唐君墓誌銘

今年春正月吾寮友萬僉憲世和請予銘其妻之父曰貢士唐君者之墓蓋君自成化戊子北行卒於宿遷遂葬其地弘治甲寅世和始以其柩歸藤戍葬焉而銘尚缺是故為請初君年十七以天順壬午舉廣西鄉試甲申丙戌再落禮部戊子之行將赴己丑試也有同貢士

蒼梧劉棨者與偕君之病也實寓宿遷醫者王某家臨終泣謂劉曰吾死無子誰返吾骨者劉力窘莫知所出時其邑沈某始發解過家聞而往弔謂劉曰唐某不幸死道路請以朋友之義於我殯乃共買棺葬之學傍蔡氏西圃於是君之室陀氏生女纔二歲越若干年乃適世和為繼室世和辛卯貢士也少君二年嘗識君每與士夫道君卒時事則歎曰吾舅葬而未成當於我歸當是時劉以進士令于閩倅于海南舉藤人莫可問者擬

過宿遷問諸沈沈以進士累官僉憲方在滇南亦莫可問既而世和舉進士則沈歸矣過而問焉曰固在是然必詢王某乃審其游于外又莫可問也又若干年世和為御史南京考績過之問如它日蔡氏走告其處王某曰信世和設奠拜哭啓而函之以行至藤卜地曰谷原封樹如法君子謂君於是乎瞑君諱英字德輝唐其氏世居藤之禤洲其父曰漢文富甲于鄉君幼有敏聲始舉時某郡守蒼梧陀君超見而奇之故陀歸于君君生

正統丙寅五月五日年止二十三卒戊子十二月其日失之葬亦失日久故也銘而納諸墓為令年乙丑銘曰征凶之罹殯者其友孰歸君喪于二紀後有女得士為名御史或徵斯銘詎謂無子

太安人李氏墓誌銘

太安人李氏九江劉守璣之母也弘治壬戌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家越明年正月某甲子訃至九江九江即日去郡伻來以書告曰璣不孝母卒弗及歛將及葬焉先

生知我敢以銘請惟地遠請莫能再也謹伺于境幸即
圖之於是予方視學瑞州瑞州九江舊治郡也其僚吏
師生聞母之喪莫不為九江哀之其請于予者其懇如
九江之請之也九江之賢斯亦足徵已其昔與九江同
官戶部知其貞純端重可進諸古君子比來守瑞而予
適蒞茲又見其有盜不忍戕之化蓋嘗推賢其母矣生
吾賢之沒吾宜銘之故不復辭九江每為予言吾母歸
吾先人逮事吾曾祖母趙孺人以能養稱嘗歸寧見新

物輒不食曰吾太姑未嘗也吾外祖母張淑人別具而餽之以為常趙孺人嗜韭葅雖冬月必夙戒弗缺其它稱是事吾祖母任孺人如曾祖母在諸婦間未嘗自多至諸卑幼恒掩其過其有隱言知其能容也亦密吐之蚤聞吾外祖都運府君以古詩教子輒記不忘及璣能誦猶口授陶淵明責子數篇其靜專如此性惡奢靡衣至數澣平居出不踰閨遊不及庭晚受封命始與內外諸母旬月為會命服而與鄉人榮之璣初為縣嘗迎至

曲沃未幾語璣曰養有汝兄在汝力而官遂歸歸若干
年而吾先人卒家政及焉今屢迎之不復能至矣九江
時在戶部雖以缺養為恨然尚與其年未艾也而今有
是九江其能為懷哉母諱某世為咸寧人其父長蘆都
運同知諱真其配封戶部主事諱某生幾子存者二曰
某曰璣璣舉辛丑進士知曲沃縣擢戶部主事員外郎
至今官太安人之命主事時恩也孫男幾人女幾母生
永樂辛丑壽若干其葬也合戶部兆墓在某地其日為卒

之幾年幾月其甲子銘曰德吾修之命用休之史將收之非古莊惠吾其孰述之哉

傅母俞氏壙銘 有序

吾郃有為傅母三世者曰俞氏邑之開原鄉人少侍吾祖母楊安人歸吾祖三益府君府君處之側室凡二十一年府君卒又八年安人卒乃與吾母過太宜人居又四十三年年八十三以老疾卒于冉涇里第蓋自成化甲辰寶舉進士授許州知州九遷至副都御史總督漕

事出入中外凡二十六年母以吾室顧宜人奉過太宜人就養上下大小罔不宜之優之以稱曰母云楊安人既生吾父贈知州府君母承命保抱有傅之道安人卒時母纔三十餘或以無子勸之再適母謝焉曰有而人在蓋謂其也於是實幼弱孤苦衆方危之莫不謂母失計母不為變母平居寡言笑在閨門中端靜專確大義所在它人力争弗得母從容一語怨妬為釋即遇凶悍竟莫敢犯初實為諸生母被麁茹澹若將終身及實既

貴有禄矣母猶不改其素其它雖殊禮若固有也君子謂母類嘗學問者母始傅吾父繼則寶及亡妹珍奴繼則吾女嫁華珉吳憲及許秦汶者三人蓋其恩如古慈母而三世焉者古亦希矣故其歿也吾母曁吾室哭之慟族姻内外下至童僕無不悲泣者先是母在淮安漕府嘗疾病寶方朝京師比歸母喜病少差至是始瞑烏乎母不負吾卯氏寶也方恨無以報母而令者致仕之命乃成吾故山臨穴之願顧非天哉母卒為正德五年

四月一日越十二日葬惠山聽松菴竹園西北去先墓二百步過太宜人以銘命寶寶三益府君之冢孫也稱母者若為吾父言之從尊也其曰傅蓋取諸子師之義云銘曰慈母如母母實近之三世一心為貞婦師義尊其生禮隆其死墓焉春秋厥亦有人於此

王淑人楊氏墓誌銘

有僕者致其主王童子節言若曰節先祖都憲府君暨先父中書君繼以沒節也幼惟吾祖母淑人實鞠以生

令淑人卒且葬節未習於禮我叔祖揮使君謂宜有銘公辱世交節也弱不能赴門下敢託其以請言訖跽進揮使君書繼出陳禮部子引所為狀予讀而悲之既而揮使君來請如前先是都憲公之葬實弔諸其墓時中舍衰絰從事令其母淑人卒而中舍亡矣有遺孤為喪主而銘焉是屬能無述乎按狀淑人姓楊氏世為無錫人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元振其曾祖也父理以義授承事郎娶龔氏生淑人長歸武進王氏為南京吏部尚

書文肅公之冢婦具配諱沂字希曽由成化乙未進士
歷禮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擢山東叅政布政使至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廵撫畿内真定諸郡故淑人初封安人
再進宜人至令號淑人之初歸也文肅公在留都都憲
公自家以饋不慾厥時淑人實相之及都憲公官京師
淑人不以逺廢問每文肅公入朝將迎承體甚悉文肅
公曰婦哉婦哉中朝稱孝焉文肅公夫人吳生都憲公
十年而沒繼夫人孫鞠視都憲公甚恩淑人相都憲公

事之孝敬兼至人並賢之都憲公性介確在官恒以不
蹕是懼凡朝謁夙興淑人必先晝則戒童僕鑰門唯謹
俟退食乃啓其在藩也亦然淑人生子昇將冠而殤側
室子昇即中書也淑人親教以成後季室有子淑人日
撫抱不置及都憲公例當廕子淑人曰昇既以祖廕小
子何敢當昔先公嘗以姑氏之言廕從子矣君能繼先
公之志乎都憲公迺上疏請録揮使君子文炳為太學
生後都憲公卒於真定淑人以喪歸故事撫屬及所過

郡縣率有賻淑人皆謝不受曰君生也以不賄聞死吾忍忘之中舍自京師奔喪逾淮而及淑人戒襄事以禮有家事曰問吾子及中舍沒則曰問吾叔氏御家衆嚴食指逾百庭無間言平居無華飾重味至宗姻戚黨有困者樂施不靳也淑人卒以正德辛未十二月十八日距其生正統戊辰四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四子二昇既殤未及娶次即昇娶楊知縣溢女次祥炳聘楊文眼女女一適張廷璋孫男二長即童子節聘華氏策亦聘

華女五陸宏道黄萬善張喬張愈其壻也都憲公勑葬在郡城南三橋之側至是合葬銘曰庶子是子謂敬其夫從子是子謂順其姑維恩與義終身是圖没從中丞曰德不孤亶其然乎

容春堂前集卷十七